

方方：工作着是美丽的
刘墉：你会成为另一个盖茨吗
董鼎山：风流名作家与女人
季羡林：民族性
梁晓声：丢失的香柚
水均益：专访克林顿
余秋雨：绑匪的纸条
白桦：隐情往往是真情
于光远：再说陈伯达
金庸：我崇拜女性
毕淑敏：爱的回音壁
杜卫东：爱滋病女孩还有明天
潘虹：遗憾到永远
高仓健：期待着你的夸奖
权延赤：投资戒

1

大藏◎主编

名人新作

〔上〕

大众文艺出版社

名人新作

①

大綱心要

第一章 文學藝術與社會
第二章 文學藝術與時代
第三章 文學藝術與個人
第四章 文學藝術
第五章 文學藝術的發展
第六章 文學藝術的社會功能
第七章 文學藝術的審美功能
第八章 文學藝術的教育功能
第九章 文學藝術的娛樂功能
第十章 文學藝術的經濟功能
第十一章 文學藝術的政治功能
第十二章 文學藝術的宗教功能
第十三章 文學藝術的科學功能
第十四章 文學藝術的藝術功能
第十五章 文學藝術的社會功能

〔上〕

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

新作



F A M O U S

大藏 / 主编

上

大众文艺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名人新作①/大藏 主编.

—北京:大众文艺出版社,1999.1

ISBN 7-80094-663-0

I. 名…

II. 大…

III. 散文—作品集—中国—当代

IV. I 267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98)第 38491 号

名人新作①

大众文艺出版社出版发行

(北京市东城区交道口菊儿胡同 7 号 邮编:100009)

北京市通州富达印刷厂印刷 新华书店经销

开本 850×1168 毫米 1/32 印张 15.75 字数 251 千字

2006 年 9 月北京第 2 版 2006 年 9 月北京第 1 次印刷

ISBN 7-80094-663-0/I·931

定 价:59.80 元(上、下册)

版权所有,翻版必究。

大众文艺出版社发行部 电话:84040746

北京市东城区交道口菊儿胡同 7 号 邮编:100009

· 情感世界 ·

- 毕淑敏 爱的回音壁/1
安 顿 美国男人,我看你走近又走远/5
白 桦 隐情往往是真情/15
程 琳 我的个人生活平静幸福/18
董鼎山 风流名作家与女人/22
韩小蕙 最靠得住的是你自己/25
王 姬 我的爱情世界/29
金 庸 我崇拜女性/41
苑 云 与倪萍至诚谈心/50
姜 丰 说男道女/62
张小娴 女人心思/80

· 社会透视 ·

- 余秋雨 绑匪的纸条/87
杜卫东 爱滋病女孩还有明天/89
叶兆言 算命/98
李国文 嘴巴的功能/102

- 章 明 官多之患/111
张 敏 作家的感受/115
鄢烈山 再谈性交易/127

· 散文随笔 ·

- 梁晓声 在保护野生动物年想到的/131
季羨林 民族性/136
清塘荷韵/139
邵燕祥 “资乱通鉴”/144
杜卫东 康生：为有才无德者鉴/154
毕淑敏 路远不胜金/158
李 钢 告别青蛙/161
徐敬亚 一个人与自己/164
韩少功 熟悉的陌生人/167
麦 琪 说说名字/189
尤 今 绳子(外一章)/192
张承志 人文地理概念之下的方法论思考/195

· 经济浪潮 ·

- 权延赤 投资戒/204
董乐山 该不该为泰勒正名/210
魏雅华 股市有座漂浮的冰山/217
莫怀戚 “合佳”散了家/227

· 人物素描 ·

- 杨 绛 记章太炎先生谈掌故/234
水均益 专访克林顿/238
徐城北 秋雨金克木/244
林斤澜 “纪终年”补/247

· 人生感悟 ·

- 周 涛 谁在轻视肉体/257
池田大作 忠实于自己/265
方 方 工作着是美丽的/268

- 金大中 我与花和鸟的交际/271
余光中 朋友四型/276
刘 墉 你会成为另一个盖茨吗/279
刘醒龙 活着真好/285
莫小米 人生感念三则/289
谢 冕 富有的是精神/293
金字中 我是快乐的工作狂/298
林燕妮 不共红尘结怨/303
毕淑敏 苦难不是牛痘疫苗/305

· 家事琐记 ·

- 高仓健 期待着你的夸奖/311
白岩松 生命的邮件/318
张 欣 阳台/322
刘 墉 雪地上的脚印/325
潘 虹 遗憾到永远/329
凯 丽 家,实现“渴望”的地方/333

往事追述

- 于光远 再说陈伯达/337
聂华苓 在联合女中/348
王 蒙 华老师，你在哪儿/354
钱三强 最高决策/358
马 宏 “第三种人”绝响/365
杨振宁 父亲和我/371
陈祖芬 真的就是 胡乔木/379
蒋 巍 喊一声北大荒/386
梁晓声 丢失的香柚/389

海外走笔

- 舒 婷 柏林同性恋大游行/392
尤 今 嘿，肯尼亚这地方/396
严歌苓 丹尼斯医生/400
陈丹燕 巴黎的墓地/405
吴 欢 吴欢论吃喝玩乐/410

爱的回音壁

毕淑敏 ❖

现今中年以下的夫妻，几乎都是一个孩子，关爱之心，大概达到中国有史以来的最高值。家的感情像个苹果，兄弟姐妹多了，就会分成好几瓣。若是千亩一苗，孩子在父母的乾坤里，便独步天下了。

在前所未有的爱意中浸泡的孩子，是否物有所值，感到莫大幸福？我好奇地问过。孩子们撇嘴说，不，没觉着谁爱我们。

我大惊，循循善诱道，你看，妈妈工作那么忙，还要给你洗衣做饭，爸爸在外面挣钱养家，多不容易！他们多么爱你们啊……

孩子很漠然地说，那算什么呀！谁让他们当了爸爸妈妈呢？也不能白当啊，他们应该的。我以后做了爸爸妈妈也会这样。这难道就是爱吗？爱也太平常了！

我震住了。一个不懂得爱的孩子，就像不会呼吸的鱼，出了家族的水箱，在干燥的社会上，他不爱人，也不自爱，必将焦渴而死。

可是，你怎样让由你一手哺育长大的孩子，懂得什么是爱呢？从他的眼睛接受第一缕光线时，已被无微不至的呵护包绕，早已对关照体贴熟视无睹。生物学上有一条规律，当某种物质过于浓烈时，感觉迅速迟钝麻痹。

如果把爱定位于关怀，随着孩子年龄的增长，对他的照顾渐次减少，孩子就会抱怨爱的衰减。“爱就是照料”这个简陋的命题，把许多成人和孩子一同领入误区。

寒霜陡降也能使人感悟幸福，比如父母离异或是早逝。但它是灾变的副产品，带着天力人力难违的僵冷。孩子虽然在追忆中，明白了什么是被爱，那却是一间正常人家不愿走进的课堂。

孩子降生人间，原应一手承接爱的乳汁，一手播洒爱的甘霖，爱是一本收支平衡的账簿。可惜从一开始，成人就间不容发地倾注了所有爱的储备，劈头盖脑砸下，把孩子的一只手塞得太满。全是收入，没有支出，爱沉淀着，淤积着，从神奇化为腐朽，反让孩子成了无法感知爱意的精神残疾。

我又问一群孩子，那你们什么时候感到别人是爱你的呢？

没指望得到像样的回答。一个成人都争执不休的问题，孩子能懂多少？比如你问一位热恋中的女人，何时感受被男友所爱？回答一定光怪陆离。

没想到孩子的答案晴朗坚定。

我帮妈妈买醋来着。她看我没打了瓶子，也没洒了醋，

就说，闺女能帮妈干活了……我特高兴，从那会儿，我知道她是爱我的。翘翘辫女孩说。

我爸下班回来，我给他倒了一杯水，因为我们刚在幼儿园里学了一首歌，词里说的是给妈妈倒水，可我妈还没回来呢，我就先给我爸倒了。我爸只说了一句，好儿子……就流泪了。从那次起，我知道他是爱我的。光头小男孩说。

我给我奶奶耳朵上夹了一朵花，要是别人，她才不让呢，马上就得揪下来。可我插的，她一直带着，见着人就说，看，这是我孙女打扮我呢……我知道她最爱我了……另一个女孩说。

我大大地惊异了。讶然这些事的碎小和孩子铁的逻辑。更感动他们谈论时的郑重神气和结论的斩钉截铁。爱与被爱高度简化了，统一了。孩子在被他人需要时，感觉到了一个小生命的意义。成人注视并强调了这种价值，他们就感悟到深深的爱意，在尝试给予的同时，他们懂得了什么是接受。爱是一面辽阔光滑的回音壁，微小的爱意反复回响着，折射着，变成巨大的轰鸣。当付出的爱被隆重接受并珍藏时，孩子终于强烈地感觉到了被爱的尊贵与神圣。

被太多的爱压得麻木，腾不出左手的孩子，只得用右手，完成给予和领悟爱的双重任务。

天下的父母，如果你爱孩子，一定让他从力所能及的时候，开始爱你和周围的人。这绝非成人的自私，而是为孩子一世着想的远见。不要抱怨孩子天生无爱，爱与被爱是铁杵

成针百年树人的本领，就像走路一样，需反复练习，才会举步如飞。

如果把孩子在无边无际的爱里泡得口眼翻白，早早剥夺了他感知爱的能力，育出一个爱的低能儿，即使不算弥天大错，也是成人权力的滥施，或许要遭天谴的。

在爱中领略被爱，会有加倍的丰收。孩子渐渐长大，一个爱自己爱世界爱人类也爱自然的青年，便喷薄欲出了。

美国男人，我看你走近又走远

安 顿 ❖

(一)

1991 年春天，我上大学四年级，在学校宣布开始半个学期的实习后，为了给我辛苦学习的审计专业找一个实践机会，也是为了多少赚些钱贴补清贫的大学生活，经别人介绍，我背着外国企业服务总公司，到驻北京的一家美国化学工业公司做了财务部的助理，也就是“打杂工”。所谓财务助理，其实是杂役，包括复印文件、打字、打扫卫生以及接电话电传等，无所不做。我的工资是计时的，每小时 8 块钱人民币。

当时，洛德 40 岁，是公司驻北京的首席代表，也就是老板。他天天坐在他宽大的办公室里的一张大班台后面，我们很少见面，碰上了也仅仅是点头致意。

在这里，我没有自己的名字，所有的人都叫我 Jane。即使就这样一个代号，洛德也根本不知道。

那一段时间，我每天都要比别人晚走3到4个小时。别人下班后，我就利用公司的电脑干私活。一家新加坡的华文报纸，出3000港币买我的30000字的中篇小说《最后一盏碧螺春》，我必须把它打印成一份像样的文稿，并且把软盘一起提供给那个因为我在读大学而在稿酬上格外吝啬的编辑。然而3000港币和那份高于这钱的成就感对我吸引力十足，我干得很投入。

稿件敲完最后一个字的那一晚，我沉浸在自己编造的陈年旧事中几乎落泪，完全没有注意到此刻高高大大的洛德就站在我身后，我吓了一跳。

洛德笑着对我说：“我在门外看了你几个晚上，今天见你写完了，才敢进来，我不知道你还是个作家。”我心想这下完了，今晚就要“开路”，不过这活已经敲定了，走人就走人吧，但我仍然说了声“对不起”。

洛德却很和善，他说：“能让我看看你的作品吗？”

我疑惑地看着这个灰眼睛的美国人，他马上明白了我的意思：“你怕我读不懂，是吗？我在美国学过4年中文，我父亲研究东方哲学，而且我有字典。”我只好顺从地把文稿给了他。

这晚是洛德第一次开车送我回家，用的就是那部后来被我叫做“马”的白色凯迪拉克。我们一路无话，在到达我家所住的那幢居民楼底下时，我只说了两个词：“谢谢，再见！”

第二天一早我来到公司，我的文稿已整整齐齐地躺在我

桌上的透明文件夹里。9点整的时候，人事部的一位小姐走过来对我说：“洛德先生请你去一下。”

见到衣着严肃的洛德，我有点发慌。

“我真的很感动。”洛德居然是用中文在对我说，“你这么年轻，把几十年前的事写得那么真切，我真不明白你是怎么知道那些人和事的。”

洛德能如此顺畅地调遣中文，真让我吃惊，但他的下一句话更让我吃了一惊：“我希望你做我的秘书，你愿意吗？”

“我还在上学，而且我学的不是这个专业……”我推辞道。“你会胜任的。”洛德自信地微笑着说，“你能让小说里的人那么细腻地相处，也一定会让周围的人舒服地工作，而且你可以教我中文，同时你懂得贸易……我是不是用了一个很便宜的员工？”

我没有推辞。我已经开始有些喜欢这个年长我16岁的美国老板了，他用四声不准却十分达意的中国话对我的作品的评价，让我觉得我们可以交流。当天，我便在众多诧异的目光中，搬到了洛德办公室中那台被他说是“全世界最棒”的电脑面前。

(二)

换了工作以后，我依然每晚加班，有时是把过去写的一

些散文输入软盘，有时是替洛德处理一些商业信函，更多的时候是和洛德一起读一些杂志文章，这是洛德最喜欢的中文课。渐渐地，我发现洛德的感悟能力很强，而他的思维方式与我惊人地接近。同时，我们都偏爱中国的宋词。日子一天天过去，在洛德面前，我完全没有了紧张感，我们更像一对老朋友，清茶淡酒可以无所不谈的那种，或者就可以叫做“知己”。

不知不觉中，夏季到了，洛德开始把我的“加班”时间拖得越来越长。我们不再去吃千篇一律的工作晚餐，我下班后开始穿起北京女孩都有几件的纯棉T恤和短裤，跟同样衣着随意的洛德一起光顾街边饭馆，或者去子夜才打烊的小吃夜市。洛德照样开着他的“大白马”，只是他必须把这个豪华的大家伙停在很远的地方，然后跟着我边走边吃。这样几次之后，我给洛德买了一双北京老头儿最爱穿的千层底“功夫鞋”，洛德开心地说：“我变成哥们儿呐！”

8月的一天，酷热难当。我和洛德沿着东华门的小吃街一路吃过去，直到两个人都撑得一滴水也喝不下去，才想到要回家。这一天洛德没有开车，他被夜市靠近故宫筒子河那一头的人力车吸引住了。洛德选中了一辆车把上有两只黄铜铃铛并且带蓝色雨篷的人力车，他很绅士地扶我坐上去，然后就在车边迟迟不动。车夫微笑着看着这个大个子老外，等他说话。半晌，洛德小心地开口了：“你，能不能让我蹬一段路？”